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言行錄前集卷九

宋 朱子 纂集

田錫

字表聖嘉州人中進士第事太宗真宗位至諫議
大夫

公自布衣已有意於風化上書闕下請復鄉飲籍田禮
及知睦州下車建孔子祠教民興學表請入紙國子

學印經籍給諸生詔賜之還其紙范文正公撰墓誌

太宗嘗與侍臣論皇王之道錫奏曰皇王之道微妙曠闊今師平太原逮玆二載未賞軍功顧因郊籍議功酬之乞罷交州戍兵免驅生民爲瘴嶺之鬼上嘉納焉趙普當國錫謁之曰公以元勲當國宜事損檢令羣臣書奏先經中書既非尊王之體諫官章䟽令閤門填狀尤弱臺憲之風皆不便普引咎正容厚謝皆罷之玉壺清話

錫好直諫太宗或時不能堪錫從容奏曰陛下日往月來養成聖性上說益重之聖政

太宗時錫上言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上嘗言錫有文行敢言真宗即位屢召對言事嘗請抄略御覽三百六十卷又採經史要言爲御屏風十卷以便觀覽及卒真宗謂劉沆曰田錫直臣也何天奪之速朝廷每有小缺失方在思慮錫之章奏已至矣蒙求

真宗見錫色必莊嘗目之曰朕之汲黯也名臣傳

錫疾亟進遺表真宗宣御醫馳救之無及矣俄召宰相
對袖出其表示之且曰朕自臨大寳閲是表者多矣
非祈澤宗族則希恩子孫未有如錫生死以國家爲
慮而儆於朕者興歎久之命優贈典拾遺
上嘗幸龍圖閣閲書指東北隅架一漆函上親署鐍者
謂學士陳堯咨曰此田錫章疏也愴然久之仝上
蘇軾序公奏議曰自太平興國以來至於咸平可謂天
下大治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

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絶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絶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所甚懼也方漢文時刑措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此觀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

王禹偁

字元之濟州人擢進士第事太宗真宗官至知制

誥

年七八巳能文畢文簡爲郡從事始知之問其家以磨

麪爲生因令作磨詩元之不思以對但存心裏正無

私眼下遲若人輕着力便是轉身時文簡大奇之留

於子弟中講學一日太守席上出詩句鸚鵡能言難

似鳳坐客未有對文簡寫之屏間元之書其下蜘蛛

雖巧不如蚕文簡歎息曰經綸之才也遂加以衣冠

呼爲小友至文簡入相元之已掌書命矣見聞錄

禹偁能屬文太宗方奬抜文士聞其名召拜右拾遺直

史館賜緋故事賜緋者給銀帶上特命以文犀帶賜

之公獻端拱箴以爲戒尋知制誥上嘗稱之曰禹偁

文章當今天下獨步真宗即位召爲翰林學士修太

宗實錄執政疑公輕重其間落職知黄州州境有二

虎鬬食其一冬雷羣雞夜鳴公上疏引洪範陳戒且

自劾上乃命移知蘄州尋召還朝公已卒記聞

爲諫官上禦戎十策大旨以謂外任人内修德則可以弭之外則合兵勢以重將權罷小臣詗邏邊事行間諜以離其心遣保忠御卿率所部以張掎角下詔感勵邊人取燕薊舊疆蓋帀晉遺民非貪其土地内則省官以寛經費抑文士以激武夫信用大臣以資其謀不貴虚名以戒无益禁游惰以厚民力端拱冬旱公上疏請節用省費薄賦緩刑

真宗即位詔羣臣論事公上疏陳五事一曰謹邊防通

盟好二曰減冗兵併冗吏三曰難選舉四曰澄汰僧
尼五曰親大臣遠小人並記聞
公在翰林真宗初即位暇日名與論文公奏曰夫進賢
黜不肖闢諫爭之路彰爲誥命施之四海延利萬世
王者之文也至於彫纖之言豈足以軫慮較輕重於
瑣瑣之儒哉願棄其小務其大誠宗社之福上顧曰
卿愛朕之深者擬遺
出知黄州作三黜賦以見志卒章曰屈於身而不屈於

道兮雖百謫其何虧吾當守正直而佩仁義兮惟終身而行之

嘗云吾若生元和時從事於李絳崔羣閒斯無愧矣

公卒諫議大夫戚綸誄曰事上不回邪居下不諂佞見善若巳有嫉惡過仇讎世以爲知言閒記

蘇東坡讃公畫像曰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余嘗三復斯言未嘗不流涕太息也如漢汲黯蕭望之李固張昭唐魏鄭公狄仁傑皆以身徇義招之不來麾之

不去正色而立於朝則豺狼狐狸自相吞噬故能消
禍於未形救危於將亡使皆如公孫丞相張禹胡廣
雖累千百緩急豈可望哉故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
直道獨立當世足以追配此六君子者方是時朝廷
清明無大奸慝然公猶不容於中耿然如秋霜夏日
不可狎玩至於三黜以死有如不幸而居於衆邪之
間安危之際則公之所爲必將驚世絶俗使斗筲穿
窬之流心破膽裂豈特如此而已乎余見公之畫像

想其遺風餘烈願爲執鞭而不可得乃追爲之贊云
惟昔聖賢患莫已知公遇太宗允也其時帝欲用公
公不少貶三黜窮山之死靡憾咸平以來獨爲名臣
一時之屈萬世之信紛紛鄙夫亦拜公像何以占之
有泚其顙公能泚之不能已之茫茫九原爰莫起之

孫奭　宣公

字宗古博平人以九經及第事太宗真宗仁宗位
至翰林侍講學士

爲國子監直講太宗幸監詔公講尚書說命三篇公年少位下然音讀詳潤帝稱善因歎曰天以良弼賚商朕獨不得耶因以切勵輔臣賜公緋章服

永興軍上言朱能得天書真宗自拜迎入宫公知河陽上疏切諫以爲天且無言安得有書其辭有云得來雅自於朱能崇信只聞於陛下其質直如此上亦不之責頃之朱能果敗並記聞

真宗將西祀公上疏切諫以爲西祀有十不可其辭有

云泰多徭役而劉項起於徒中唐不恤民而黄巢因
於饑歲今陛下好行幸數賦歛安知天下無劉項黄
巢乎上乃自製辨疑論以解之仍遣中使慰諭焉
每上前説經及亂君之國事反復申繹未嘗避諱因以
規諷又掇五經切治道者爲五十篇號經典徽言上
之晝無逸爲圖乞施便坐爲勸鑒之助
奭舉動方重論議有根柢不肯詭隨雷同真宗已封禪
羣臣皆歌誦盛德獨公正言諫争毅然有古風采流記

聞

公以太子少保致仕居於鄆一日置宴御詩廳仁宗嘗賜詩刻石所居廳壁語客曰白傳有言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今老夫歸矣喜動於色復顧石安道諷易離卦九三爻辭且曰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興大耋之嗟公以醇德與學勸講禁中二十餘年晚節勇退優游里中始終全德近世少比燕談

公與馮章靖公俱以鴻碩重望勸講禁中凡朝廷典禮

事並二公討論之沂公嘗言孫八座所閲典故必以前代中正合變法事類而陳之則政府奉行無疑馮貳卿求廣博不專以典正爲意故政府奉行煩於執奏以是二君之優劣分矣沂公言行録

李及　恭惠公

字幼幾其先范陽人後徙鄭州中進士第事真宗仁宗位至御史中丞

曹瑋久在秦州累章求代真宗問王旦誰可代者旦薦

公上即以公知秦州衆皆謂公雖謹厚有行檢非守
邊材楊億以衆言告旦旦不答公至秦州將吏心亦
輕之會有屯駐禁軍白晝掣婦人銀釵於市吏執以
聞公方觀書召之使前略加詰問其人服罪公不復
下吏亟命斬之復觀書如故將吏皆驚服不日聲譽
達京師億聞之復見旦道其事且曰向者相公初用
及外廷之議皆恐及不勝其任今及材器乃如此信
乎相公知人之明也旦笑曰外廷之議何其易得也

夫以禁軍戍邊白晝為盜於市主將斬之事之常也
旦之用及者其意非為此也夫以瑋知秦州七年羌
人讋服邊境之事瑋處之已盡其宜矣使他人往必
矜其聰明多所變置敗瑋成績旦所以用及者以及
重厚必能謹守瑋之規模而已億由是服旦之識度

記聞

公知杭州每訪林逋於孤山望林麓而屏導從步入其
廬一日冒雪出郊衆謂當置酒召客乃獨造逋清談

至暮而返逋死公以喪服哭送拜墓乃歸吳皃自是
恥其風俗之薄也晁以道集
蔡君謨嘗書小吳牋云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部乃爲
終身之恨此清節可爲世戒乖崖鎮蜀當遨時士女
環左右終三年未嘗回顧此重厚可爲澆末之檢柙
筆談
孔道輔
字原魯孔子四十五代孫舉進士奉孔子祠事仁

宗位至御史中丞

初章獻太后稱制郭后侍太后勢頗驕橫後宮爲太后所禁遏不得進太后崩上始自縱適美人尚氏父自所由除殿直賞賜無筭恩寵傾京師郭后妬屢與之忿爭尚氏常於上前有侵后不遜語后不勝忿起批其頰上自起救之后誤查上頸上大怒閻文應勸上以爪痕示大臣而謀之上因以示呂夷簡且告之故夷簡因密勸上廢后上疑之夷簡云光武漢之明主

也郭后止以忿懟廢况傷乘輿乎廢之未損聖德上

未許外人籍籍頗有聞之者左司諫范仲淹因登對

極諫不可夷簡將廢后奏請勑有司無得受臺諫章

疏十二月乙卯稱皇后入道賜號凈妃居別宮權中

丞孔道輔怪閤門不受章奏遣吏詗之始知其事奏

請未降詔書明日與范仲淹帥諸臺諫詣閤門請對

閤門不爲奏公等欲自宣祐門入趣内東門宣祐監

官宦者闔扉拒之道輔拊門銅環大呼曰皇后被廢

宗何不聽我曹入諫宦者奏之須臾有旨臺諫欲有所言宜詣中書附奏公等悉詣中書諭辨諠譁夷簡曰廢后自有典故仲淹曰相公不過引漢光武勸上耳此光武失徳又足法耶自餘廢后皆昏君所爲夷簡拱立曰茲事諸君更自登對力陳之公等退夷簡即爲熟狀貶黜道輔等故事中丞罷須有告詞至是直以敇除之公等還家敇尋至遣人押出城十一月故后郭氏薨后之獲罪也上直以一時之忿且爲呂

閤所賛故廢之既而悔之后出居瑶華宫章惠太后亦逐楊尚二美人而立曹后久之上遊後園見郭后故肩輿悽然傷之作慶金枝詞賜之且曰當復召汝吕閤閻之大懼會后有小疾文應使醫官故以藥發其疾疾甚未絶文應以不救聞遽以棺斂之王伯庸時爲諫官上言郭后未卒數日先具棺器請推按起居狀上不從但以后禮葬於佛舍而已或曰章獻初崩上與夷簡謀以夏竦等皆莊獻之黨悉罷之退告

郭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耶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并夷簡罷之是日夷簡押班聞唱其名大駭不知其故夷簡素與内侍副都知閻文應相結使爲中詗久之乃知事由郭后夷簡由是惡郭后記聞

公知兖州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乃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王荆公撰墓誌

公使契丹契丹燕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爲戲公艴然徑

出虜使主客者邀還坐且令謝公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道輔何謝虜君臣默然

公在寧州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以爲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即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由是知名並墓誌

元祐中上元駕幸凝祥池宴從臣教坊伶人以先聖爲

戲刑部侍郎孔宗翰道輔之子奏唐文宗時嘗有爲此戲者詔斥去之今豈宜尚容有此詔付伶官于理或曰此細事何足言者孔曰非爾所知天子春秋鼎盛方且尊德樂道而賤工乃爾褻慢縱而不治豈不累聖德乎聞者歎服燕談

尹洙

字師魯河南人中進士第事仁宗官至起居舍人

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

師友顧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歐公撰墓誌

慶歷中洙與仲淹等友善仲淹等既罷朝政洙亦爲人希時宰意攻以居渭州時事遂置獄遣劉湜按之一日謂洙曰龍圖以銀爲偏提給銀有記而收偏提無籍龍圖當得罪死矣洙曰此不足以致洙罪也以銀爲偏提用某工校主之附某籍可取視之湜閱籍果然知不能害嘆息而已其後洙在隨州而孫甫知安州過隨二人皆好辨論對榻語幾月無所不道而洙

未嘗有一言及湜者甫問曰劉湜按師魯欲致師魯於死而師魯絶口未嘗有一言及湜何也洙曰湜與洙本未嘗有不足之意其希用事者意欲害洙逦湜不能自樹立耳洙何恨於湜乎甫深伏其識量甫又言洙自謂平生好善之心過於嫉惡甫謂信然南豐雜識

師魯謫官均州時希文知鄧州師魯得疾即擅去官詣鄧州以後事屬希文希文日往視其疾一旦遣人召希文甚遽既至師魯曰洙今日必死矣人言將死者

必見鬼神此不可信洙並無所見但覺氣息奄奄就
盡耳隱几坐與希文語久之謂希文曰公可出洙將
逝矣希文出至廳事已聞其家號哭希文竭力送其
喪及妻孥歸洛陽記聞

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爲叙燕息戍二篇行於
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於西事尤
習其詳欲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爲禦戎長久之
策皆未及施爲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

罪矣誌

公天性慈仁內剛外和凡事有小而可矜者必惻然不忍發見顔貌及臨大節斷大事則心如金石雖鼎鑊不可變也

文章自唐之衰日淪淺俗寖以大敝本朝柳仲塗始以古道發明之後卒不能大振天聖初公獨與穆參軍伯長矯時所尚力以古文爲主次得歐陽永叔以雄詞鼓動之於是後學大悟文風丕變並韓魏公撰墓表

師魯深於春秋故其文謹嚴辭約而理精章奏疏議大見風釆士林999焉范文正撰文集序

本朝古文柳開仲塗穆修伯長首爲之唱師魯兄弟繼其後文忠公蚤工偶儷之文及官河南始得師魯乃出韓退之之文學之蓋公與師魯於文雖不同公爲古文則居師魯後也如五代史公嘗與師魯約分撰其後師魯死無子今歐陽公五代史頒之學官盛行於世內果有師魯之文乎抑歐陽公自爲之也歐公

誌師魯墓論其文曰簡而有法且謂人曰在孔子六經中惟春秋可當則歐公於師魯不薄矣崇寧間攺修神宗正史歐公傳乃云同時有尹洙者亦爲古文然洙才不足以望修云蓋史官皆晚學小生不知前輩文章淵源自有次第也

天聖明道中錢文僖自樞密留守西都謝希深爲通判歐陽永叔爲推官尹師魯爲掌書記梅聖俞爲主簿皆天下之士錢相因府第起雙桂樓西城建臨圜驛

命永叔師魯作記永叔文先成凡千餘言師魯曰某只用五百字可記文成永叔服其簡古永叔自此始爲古文並見聞録

韓魏公曰希文常勸以身安而後國家可保師魯以謂不然直謂臨國家不當更顧身公雖重希文之說然性之所喜以師魯爲愜爾別録

余靖 襄公

字安道建州人舉進士試書判拔萃事仁宗官至

工部尚書

范文正以言事忤大臣貶知饒州諫官御史緘口避禍無敢言者公獨上書曰陛下親政以來三逐言事者矣若習以爲常不甚重惜恐鉗天下之口書既上落職監筠州酒稅尹洙歐陽修相繼抗疏論列又以書讓諫官以得罪遠謫時天下賢士相與惜其去號爲

四賢

慶曆三年上增置諫官以開廣言路親筆公姓名除右

正言公感激奮勵遇事輒言無所回避是年太白犯歲星於太微端門之右公論之曰金火罰星皆主兵喪及饑蝥木爲德金爲刑惟金沴木五行所忌願陛下責躬修德以謝天變并蘇台文撰行狀

開寶塔災得舊瘞舍利迎入内廷傳言頗有光怪將復建塔公言彼一塔不能自衛何福可及於民凡腐草皆有光水精及珠之圓者夜亦有光烏足異也上從之筆談

奉使契丹入辭書所奏事於笏各用一字爲目上顧見之問其所書者何靖以實對上指其字一一問之盡而後已 記聞

慶歷四年元昊請和將加封册而契丹以兵臨境上遣使言爲中國討賊請止毋與和朝廷患之議未決公獨謂中國厭兵久矣此契丹之所幸一日使吾息兵養勇非其利也故用此以撓我耳是不可聽朝廷雖是公言猶留夏册不遣而假公諫議大夫以報公從

十餘騎馳居庸關見虜於九十九泉從容坐帳中辨析往復數十卒屈其議取其要領而還朝廷遂發册臣元昊西師既解嚴而北邊亦無事神道碑歐陽公撰

使契丹能爲胡語契丹愛之及再往虜情益親余作胡語詩虜主大喜還坐賜官貢父詩話

唐之番舶裝船櫓皆取稅公奏罷之以來遠商又請立法戒當任官吏不得市南藥及公北歸不載南海一物行狀

本名布古韶州人舉進士未預解薦曲江主簿王仝善遇之時知韶州者舉制科仝亦舉制科知州怒以爲玩已捃其罪無所得惟得仝與布古接坐仝坐違勅停任布古杖臀二十仝遂閒居虔州不復仕進布古更名靖取他州解及第景祐中爲館職爲范文正訟究獲罪由是知名范公參政引爲諫官祕書丞茹孝標喪服未除入京私營身計靖上言孝標冒哀求仕不孝孝標由是獲罪深恨靖靖遷龍圖閣直學士王

仝數以書干靖求貨靖不能應其求孝標間靖嘗犯刑詐匿應舉乃自詣韶州購求其案得之時錢子飛爲諫官方攻范黨孝標以其事語之子飛即以聞詔下虔州問王仝靖陰使人諷仝令避去仝辭以貧不能出靖置銀百兩於茶篚中託人餉之所託者恠其重開視竊銀而致茶於仝仝大恐及詔至州官勸仝對當日接坐者余希古今不知所在仝不從對稱希古即靖是也靖遂以將軍分司 記聞

王質

字子野文正公之姪也以蔭補官召試賜進士及第事仁宗官至天章閣待制

通判蘇州州守黄宗旦頗以新進少公議事則曰少年乃與丈人爭事公曰受命佐君事有當爭職也宗旦雖屢屈折而政常得無失稍徳公助已宗旦得盜鑄錢百餘人以託公公曰事發無跡何從得之曰吾以術鉤出之公愀然曰仁者之政以術鉤人寘之死而

又喜乎宗旦慙服遂緩出其獄始大稱公曰君子也

遷湖北轉運使當用兵西方急於財用之時獨不進羨餘其賦斂近寬平治以常法故他路不勝其弊而荊湖之人自若

判吏部流内銓號爲稱職而於選法未嘗有所更易人或問之公曰選法具備如權衡在執者不欺其輕重耳何必屢更其法

范仲淹以言事貶饒州方治黨人甚急公獨扶病率子

弟餞於東門留連數日大臣有以讓公曰長者亦為此乎何苦自陷朋黨公曰范公天下賢者若得為黨人公之賜質厚矣聞者為公縮頸(並歐公撰神道碑)

文正作舍人時家甚虛嘗貸人金以贍昆弟過期不入輟所乘馬以償之公因閱家藏書而得其券召家人示之曰此前人清風吾輩當奉而不墜宜祕藏之又得顏魯公為尚書時乞米於李大夫墨帖刻石以模之遍遺親友終身不貪所至有冰蘗聲(范文正撰墓表)

孫甫

字之翰許州人再舉及第事仁宗官至天章閣待制兼侍讀

監益州交子務蜀用鐵錢民苦轉貿重故設法書紙代錢以便市易轉運使以偽造犯法者多欲廢不用公曰交子可以偽造錢亦可以私鑄私鑄有犯錢可廢乎但嚴治之不當以小仁廢大利後卒不能廢歐公撰墓誌

祁公爲樞密副使薦於朝得祕閣校理是時天子方鋭意更用二三大臣乃極選一時知名士增置諫官使補缺失公以右正言居諫院上好納諫諍未嘗罷言者而至言宮禁事他人猶須委曲開諷而公獨曰所謂后者正嫡也其餘皆猶婢耳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自古寵女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上深嘉納之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時發之公因力言樞密使副當得罪使乃杜祁公也邊將劉

滬城水洛於渭州部署尹洙以滬違節度將誅之大
臣稍主洙議公以謂水洛通秦渭於國家利滬不可
罪由是罷洙而釋滬洙公平生所善者也公在諫院
所言補益尤多是三者其一人所難言其二人所難
處者其後言宰相以杲事當去者上亟爲罷之因以
陳執中爲叅知政事公又言執中不可用由是上難
之公遂求觧職墓誌
慶歷中孫甫蔡襄爲諫官言宰臣晏殊役官兵治邸舍

懐安茍且無向公之心遂罷殊政事而甫等因薦富弼代殊上怒以謂進用宰相人主之任臣下不宜有所指陳遂相陳執中而甫等極言執中不可用不聽

求罷南豐雜識

慶歷中上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任政事而以歐陽修蔡襄及甫等為諫官欲更張庶事致太平之功仲淹亦皆戮力自効欲報人主之知然好同惡異不能曠然無適莫甫嘗家居石介過之問介適何許來介

言方過富公問富公何為介曰富公言滕宗諒守慶州用公使錢坐法杜公則欲致宗諒重法不然則行不能在此范公則欲薄其罪曰不然則仲淹請去富公欲抵宗諒重法則懼違范公欲薄其罪則懼違杜公患是不知所決甫曰守道以為如何介曰介亦竊患之甫嘆曰法者人主之操柄今富公患重罪宗諒則違范公薄其罪則違杜公是不知有法而未嘗意在人主也守道平生好議論自謂正直亦安得

此言乎同上

初元昊反河西契丹亦以兵近邊謀棄約任事者於西方益禁兵二十萬北方益土兵亦二十萬又益禁兵四十指揮及群盜張海等刼京西江淮皆警是時已更用大臣矣又令天下益禁兵公言曰天下所以大困在浮費而浮費之廣者兵為甚今不能損又可益之邪且兵已百萬矣不能止盜而但欲多兵豈可謂知所先後哉不報於是極論古今養兵多少之利害

以聞語詆大臣尤切行狀
為兩浙轉運使范文正守杭以大臣或便宜行事公曰
范公貴臣也吾屈於此則彼不得伸於彼矣由是一
切繩以法而常以監司自處范公遇公無倦色及退
而不能無恨公遇范公不少下然退而未嘗不稱其
賢也誌
人嘗與一硯直三十千公曰硯何異而如此之價也客
曰硯以石潤為賢此石呵之則水流甫曰一日可得

一擔水纔直三錢買此何用竟不受筆談

公博學強記尤善言唐事能詳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見當時治亂每為人說如其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故學者以為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論議閎贍書未及成公已卒詔取其書藏秘府誌

司馬溫公書公唐史記後云孫公昔著此書甚自重惜常別緘其槀於笥必盥手啟之謂家人曰萬一有水

火刀兵之急他貨財盡棄之此筍不可失也每公私少間則增損改易未嘗去手其在江東為轉運使出行部亦以自隨過亭傳休止輙取修之會宣州有急變乘馹遽往不暇挈以俱既行其後金陵大火延及轉運廨舍弟子察親負其笥避於沼中島上公在宣州聞之亟還入問曰唐書在乎察對曰在乃悦餘無所問自壯年至於白首乃成亦未以示人文潞公執政嘗就公借之公不與但録姚宋論以與之况他人

固不得見也

蘓内翰答李廌書云錄示孫之翰唐論僕不識之翰今見此書凜然得其為人至論褚遂良不譖劉洎太子瑛之廢由張說張巡之敗由房琯李光弼不當圖史思明宣宗有小善而無人君大略皆舊史所不及也

宋名臣言行録前集卷九

宋名臣言行錄前集卷十

宋 朱子 纂集

陳摶 希夷先生 穆修 种放 魏野 李之才 林逋附

字圖南亳州人周世宗賜號白雲先生太宗賜號希夷

摶隱居華山多閉門獨卧至百餘日不起周世宗召至闕下令於禁中扃戶以試之月餘始開摶熟寐如故

甚異之因問黄白之術曰陛下為天下君當以蒼生為念豈宜留意於為金予世宗不悦放還山太宗即位再名之留闕下數月延入宫中與語遣中使送至中書宰相宋琪等問曰先生得元黙修養之道可以授人乎曰練養之道皆所不知然正使白日昇天何益於治聖上龍顔秀異有天人之表洞達古今治亂之旨誠有道仁聖之主正是君臣合德以治天下之時勤行修練無以加此琪等表上其言上喜甚談苑

摶負經綸之才歷五季亂離遊四方志不遂入山隱居

自晉漢以後每聞一朝革命顰蹙數日人有問者瞪

目不答一日方乘驢遊華陰市聞太祖登極驚喜大

笑問其故又笑曰天下自此定矣太祖方潛龍時摶

嘗見天日之表知太平有日矣遯跡之初有詩云十

年踪跡走紅塵回首青山入夢頻紫陌縱榮爭及睡

朱門雖富不如貧愁聞劍戟扶危主悶見笙歌聒醉

人携取舊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豈淺丈夫哉

邵伯温易學辨惑

太宗召赴闕賜詩云曽向前朝出白雲後來消息杳無聞如今若肯隨徵召揔把三峯乞與君先生服華陽巾草履垂條以賔禮見賜坐燕談

太平興國初名至闕求一静室休息乃賜館於建龍觀扃户熟寐月餘方起上方欲征河東摶諫止之九年復來朝始陳河東可取曁王師再舉果執劉繼元平并州

太宗問搏曰堯舜之為天下今可致否對曰堯舜土階三尺茅茨不翦其跡似不可及然能以清淨為治即今之堯舜也並辨識

被名至闕下間有士大夫詣其所止願聞善言以自規搏曰優好之所勿久戀得志之地勿再往聞者以為至言倦遊錄

康節嘗誦希夷之語曰得便宜事不得再作得便宜處不可再去又曰落便宜是得便宜故康節詩云珍重

至人甞有語落便宜處得便宜蓋可終身行之也

後復再召摶辭曰九重仙詔休教丹鳳啣來一片野心已被白雲留住

摶好讀易以數學授穆伯長穆授李挺之李授康節邵堯夫以象學授种放放授廬江許堅堅授范諤此一枝傳於南方也世但以為學神仙術善人倫風鑒而已非知圖南者也

穆修字伯長汶陽人後居蔡州師事圖南少豪放性褊

少合多遊京洛間人嘗書其句於禁中壁間真宗見之深加賞嘆問侍臣曰此為誰詩或以穆修對上曰有文如此公卿何以不薦丁晉公在側曰此人行不逮文由是上不復問蓋伯長與晉公有布衣舊晉公赴夔漕伯長猶未仕相遇漢上晉公意欲伯長先致禮伯長竟不一揖而去晉公銜之由是短於上前後晉公貶珠崖從道州公有詩云却謗有虞刑政失四凶何事不量移可見其不相善也公登進士第後為

潁州文學叅軍故當時呼之曰穆叅軍老益貧家有唐本韓柳集乃丐於所親厚者得金用工鏤板印數百帙携入京師相國寺設肆鬻之坐其旁有儒生數輩至其肆輙取閱公奪取怒視謂曰先輩能讀一篇不失一句當以一部相送遂終年不售時學者方從事聲律未知古文伯長始為之倡其後尹洙師魯始從之學古文又傳其春秋學

李之才字挺之青州人倜儻不羣師事伯長伯長性嚴

急稍不如意或至呵叱挺之承順如事父凡登科任
孟州司戶挺之性坦率不事儀矩時太守范忠獻公
以此頗不悅後忠獻建節移鎮延安郡僚多送至境
外挺之但别於近郊衆或讓之挺之曰情文貴稱公
實不我知而出疆遠送非情豈敢以不情事范公未
幾忠獻謫守安陸過洛三城故吏無一人往者獨挺
之沿檄往省之忠獻始稱嘆遂受知焉又嘗為衛州
共城令時康節居祖母服築室蘇門山百源之上挺

之自造其廬問曰子何所學曰為科舉進取之學耳挺之曰科舉之外有義理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挺之曰義理之外有物理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挺之曰物理之外有性命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於是康節始傳其學並邵伯溫易學辨惑

种放字明逸隱居終南山豹林谷聞希夷先生之風往見之希夷一日令洒掃庭除曰當有佳客至明逸作樵夫拜庭下希夷挽而上之曰君豈樵者二十年後

當爲顯官名聞天下曰放以道義來官禄非所問希夷曰君骨相當爾雖晦迹山林恐竟不能安後真宗名爲司諫帝携其手登龍圖閣論天下事辭歸山拜諌議大夫後改工部侍郎先是希夷爲明逸卜上世葬地於豹林谷下不定穴既葬希夷見之言地固佳安穴稍低世世當出名將明逸不娶無子自其姪世衡至今爲將帥有聲聞見録

希夷嘗戒放曰子他日遭逢明主不假進取迹動天闕

名馳寰海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間無完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可戒之放至脫節侈飾過度營産殖豐鎬間門人戚屬亦怙勢強併歲入益厚遂喪清節（玉壺清話）

放以處士召見真宗待以殊禮名動海内後謁歸終南山恃恩驕倨王嗣宗知長安放至通判以下羣拜謁放小俛垂首接之而已嗣宗内不平放召其姪出拜嗣宗嗣宗坐受之放怒嗣宗曰向者通判以下拜君

君扶之而已此白丁耳嗣宗狀元及第名位不輕胡為不得坐受其拜放曰君以手搏得狀元耳何足道也嗣宗怒遂上疏言放實空疎才識無以逾人專飾巧詐盜虛名陛下尊禮放擢為顯官臣恐天下竊笑益長澆偽之風且陛下召魏野野閉門避匿而放陰結權貴以自薦達因抉摘放陰事數條上雖兩不之問而待放之意浸衰記聞

放别業在終南山後生從之學者甚衆性嗜酒躬耕種

秋以自養所居有林泉之勝殊為幽絶真宗聞之遣中使携畫工圖之閑龍圖閣名輔臣觀焉上嘆賞之其後甘棠魏野郊居有幽趣帝亦使人圖之故野有詩曰幽居帝畫看 燕談

處士魏野字仲先居於東郊架草堂有水竹之勝好彈琴作詩清苦多間於時上祀汾陰名之辭疾不至以詩贄王文正公曰從前輔相皆頻出獨在中書十五秋泰嶽汾陰俱禮畢這迴好伴赤松遊公覽之喜形

於色以酒茗藥物為答旦得詩感悟以疾屢辭政柄
遂拜太尉玉清昭應宫使王文正遺事　野謂冦準曰自古
功名蓋世少有全者因與詩曰好去上天辭將相歸
來平地作神仙及貶始悔不用野之言仁宗政要　野子閑
亦不仕嘉祐中賜號清逸處士温公集云
林逋字君復居杭州西湖之孤山真宗聞其名賜號和
靖處士詔長吏歲時勞問逋工筆畫善為詩如草泥
行郭索雲木叫鉤輈頗爲士夫所稱又梅花詩云踈

影横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黄昏評詩者謂前世詠梅者多矣未有此句也又其臨終為句云茂陵他日求遺槀猶喜初無封禪書尤為人稱誦歸田録

逋景祐初尚無恙范文正公亦過其廬贈逋詩曰巢由不願仕堯舜豈遺人又曰風俗因君厚文章到老醇其激賞如此青箱雜記

胡瑗　安定先生

字翼之泰州人累舉不第以范文正薦官至太常

博士

侍講布衣時與孫明復石守道同讀書泰山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得家問見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澗中不復展讀曾孫滁所記

師道廢久矣自明道景祐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慶歷四年春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

法以為太學法至今為著令（歐公撰墓表）

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算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水利後累為政皆興水利有功（程氏遺書）

先生尤患隋唐以來仕進尚文詞而遺經業苟趨祿利及為蘇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解經至有要義懇懇為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後治乎人者學徒千數日月刮劘為文

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說敦尚行實後為太學四方歸之庠舍不能容旁拓步軍居以廣之五經異論弟子記之目為胡氏口義 蔡端明撰墓誌

侍講讀乾元亨利貞不避諱上與左右皆失色侍講徐曰臨文不諱上意遂解 曾孫滌記

在湖學時福唐劉彝中往從之學者數百人彝為高弟熙寧二年召對上問曰胡瑗文章與王安石孰優彝曰胡瑗以道德仁義教東南諸生時王安石方在場

屋修進士業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不可變者其體也詩書史傳子集垂法後世者文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其民歸於皇極者其用也國家累朝取士不以體用為本而尚其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媮薄臣師瑗當寶元明道之間尤病其失遂明體用之學以授諸生夙夜勤瘁二十餘年專切學校始自蘇湖終于太學出其門者無慮一千餘人故今學者明夫聖人體用以為政

教之本皆臣師之功也上曰其門人今在朝者為誰對曰若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明范純仁之直溫錢公輔之簡諒皆陛下所知也其在外明體適用教於民者迨數十輩其餘政事文學粗出於人者不可勝數此天下四方之所共知而嘆美之不足者也上悅

李廌書

侍講當名對例須先就閤門習儀侍講曰吾平生所讀書即事君之禮也何以習為閤門奏上令就舟次習

之侍講固辭上亦不之強人皆謂山野之人必失儀
及登對乃大稱旨上謂左右曰胡瑗進退周旋舉合
古禮曾孫滁記
皇祐至和間為國子直講朝廷命主太學生千餘人先
生日講易每講罷或引當世之事以明之至小畜以
謂畜止也臣止君也已乃言及中令趙公補所碎劄
子呈於藝祖之事麈史
判國子監其教育諸生有法先生語諸生食飽未可據

案或久坐皆於氣血有傷當習射投壺游息焉是亦食不語寢不言之遺意也程伊川曰凡從安定先生學者其醇厚和易之氣望之可知也

仁宗朝嘗上書請興武學其略曰頃歲吳育已建議興武學但官非其人不久而廢今國子監直講內梅堯臣曾注孫子大明深義孫復而下皆明經旨臣曾任邊陲丹州推官頗知武事若使堯臣等兼莅武學每日只講論語使知忠孝仁義之道講孫吳使知制勝

御敵之術於武臣子孫中選有智畧者二三百人教習之則一二十年之間必有成效臣已撰成武學規矩一卷進呈時議難之呂厚明記

時方尚詞賦獨湖學以經義及時務學中故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異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為政多適於世用若老於吏事者由講習有素也歐公詩云吳

興先生富道德誨誨弟子皆賢才王荆公詩云先取先生作梁柱以次收拾桷與榱家塾記

初為直講有旨專掌一學之政遂推誠教育多士亦甄别人物故好尚經術者好談兵戰者好文藝者好尚節義者皆使之以類羣居相與講習胡亦時召之使論其所學為定其理或自出一義使人人以對為可否之當時政事俾之折衷故人皆樂從而有成今朝廷名臣往往胡之徒也李廌記

為國子先生日番禺有大商遣其子來就學其子傑宕所齎千金仍病甚瘠容於逆旅若將斃焉偶其父至京師閔而不責携其子謁胡先生告其故曰是宜先警其心而後教誘之以道者也乃取一帙書曰汝讀是可以先知養生之術知養生而後可以進學矣其子視其書乃黄帝素問也讀之未竟惴惴然懼伐性命之過甚痛悔自責冀可自新胡知其已悟召而誨之曰知愛身則可以修身自今以始其洗心向道取

聖賢之書次第讀之既通其義然後為文則汝可以成名聖人不貴無過而貴改過無懷昔悔弟勉事業

其人頴脫善學二三年登上第而歸李廌記

治家甚嚴尤謹內外之分兒婦雖父母在非節朔不許歸寧有遺訓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或問其故曰嫁女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婦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曾孫滌記

孫復　泰山先生

字明復晉州人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用富范薦

官至直講

先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

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

弟子事之孔道輔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

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

魯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嗟嘆之歐公撰墓誌

退居泰山之陽枯槁憔悴鬚鬢皓白故相李文定守兗

見之歎曰先生年五十一室獨居誰侍左右不幸風雨飲食生疾奈何吾弟之女甚賢可以奉箕帚先生固辭文定曰吾女不妻先生不過一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婿李氏榮貴莫大於此先生曰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貴戚而固以嫁山谷衰老藜藿不充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予不可不成相國之賢遂娶之其女亦甘淡薄事先生盡禮故當時士大夫莫不賢之澠水燕談

先生治春秋不惑傳注不為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春秋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為多墓誌

先生惡胡瑗之為人在太學常相避瑗治經不如先生而教養過之邵氏後録

范文正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道睢陽謁文正又贈一千因問何為汲汲於道路孫生戚然動色曰母老無以養若日

得百錢則甘旨足矣文正曰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也
二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補子學職月
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
以春秋而孫生篤學不舍晝夜明年文正去睢陽孫
亦辭歸後十年聞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
授學者道德髙邁朝廷召至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

筆録

石介　徂徠先生

字守道兗州人進士及第官至直講

守道為舉子時寓學於南都其固窮苦學世無比者王瀆聞其勤約因會客以盤餐遺之石謝曰甘脆者亦介之願也但日饗之則可若止得一餐則明日何以繼乎朝饗膏粱暮厭粗糲人之常情也介所以不敢當賜便以食還王咨重之倦遊録

慶歷三年呂夷簡罷相夏竦罷樞使而杜衍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執政歐陽修余靖

王素蔡襄並為諫官先生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
其可已乎乃作慶歷聖德詩略曰衆賢之進如茅斯
抜大姧之去如距斯脫衆賢謂衍等大姦斥竦也詩
且出泰山先生見之曰子禍始於此矣先生不自安
求出通判濮州歐公撰墓誌

聖德詩云維仲淹弼一䕫一卨又曰琦器魁礧豈視店
楔可屬大事重厚如勃其後富范為宋名臣而魏公
定策兩朝措天下於泰山之安人始歎先生之知人

燕談

先生非隱者其仕嘗位於朝矣然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為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之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其遇事發憤作為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墓誌

天聖以來穆伯長尹師魯蘇子美歐陽永叔始倡為古文以變西崑體學者翕然從之其有楊劉體者人戲之曰莫太崑否守道深嫉之以為孔門之大害作怪說三篇上篇排佛老下篇排楊億於是新進後學不敢為楊劉體亦不敢談佛老後歐蘇復主楊大年家塾記

介既卒夏英公言於仁宗曰介實不死北走胡矣尋有旨編管介妻子於江淮又出中使與京東部刺史發

介棺以驗虛實是時呂夷簡為京東轉運使謂中使曰若發棺空而介果北走則雖孥戮不足以為酷萬一介屍在未嘗叛去即是朝廷無故發人塜墓何以示後世邪介之死必有棺殮之人及内外親戚及會葬門生無慮數百至於舉柩空棺必用凶肆之人令皆檄名至此劾問之苟無異說即皆令具軍令狀以保任之亦足以應詔也中使大以為然遂合數百狀皆結罪保證中使持以入奏仁宗亦悟竦之譖尋有

吉放介妻子還鄉而世以夷簡為長者及竦之死也仁宗將往澆奠吴奎言於上曰夏竦多詐今亦死矣仁宗憮然至其家澆奠畢躊躕久之命大閹去竦面冪而視之世謂剖棺之與去面冪其為人主之疑一也亦所謂報應者耶筆錄

張安道雅不喜介謂狂譎盜名所以與歐范不足至人目以姦邪一日謁曾祖至祖父子容書室中見介書曰吾弟何為與此狂生遊又問黄景微何在問前日

狂生以羔鴈聘之不受何不與喫了羊着了絹一任作怪何足與之較辭受義理也曾祖除御史中丞固辭不拜石介以書與祖父以不拜為非其畧云内相為名臣子容為賢子天下屬望所係非輕豈可以辭位為廉安道見者此書也蘇氏談訓

蘇洵　老泉先生

字明允眉州人常舉進士茂材異等不中歐公上其書韓公復薦之遂除校書郎

君少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
來少年閉戶讀書為文詞歳餘舉進士再不中退而
嘆曰此不足為吾學也悉取所為文數百篇焚之益
閉戶讀書絶筆不為文辭者五六年涵蓄充溢抑而
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
横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禀也厚
故發之遲志也慤故得之精自來京師一時學者皆
尊其賢學其文以為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

蘇以別之歐公撰墓誌

永叔一見權書衡論目為荀卿子獻其書於相由是名動天下士爭誦其文時文為一變時相韓公琦嘗與論天下事亦以為賈誼不能過也初作昭陵禮廢缺琦為大禮使事從其厚調發趨辦州縣騷然先生以書諫琦且再三至引華元不臣以責之琦為變色然顧大義稍省其過甚者及先生殁琦亦頗自咎恨以詩哭之曰知賢不早媿莫先於余者矣張安道撰墓表

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歐陽修亦善之勸先生與之遊而安石亦願友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亦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吊先生獨不往作辨姦一篇先生既沒三年而安石用事其言乃信辨姦略云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也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

盜名者然使晉無惠帝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不學無文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焉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名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語言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

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以葢世之名而濟未形之惡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當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墓表

東坡中制科王荆公問吕中公見蘇軾制策否全類戰國文章若安石為考官必黜之故荆公後修英宗實録謂蘇明允為戰國縱横之學云聞見録

因論權書衡論曰觀其著書之名已非豈有山林逸民

立言垂世乃汲汲於用兵如此所見安得不為荆公所薄曰大蘇以當時不去二虜之患則天下不可為又其審敵篇引晁錯説景帝削地之策曰今日夷狄之勢是亦七國之勢其意蓋欲掃蕩二虜然後致太平爾曰才以用兵為事只見擾擾何時見天下息肩時節以仁宗之世視二虜豈不勝如戰國時然而孟子在戰國時所論全不以兵為先豈以崇虛名而受實敝乎亦必有道矣龜山語錄

宋名臣言行錄前集卷十